

傷寒論崇正編

漢張仲景原文

順德黎天祐庇留編註

辨厥陰病脈證篇

厥陰之爲病。消渴。氣上撞心。心中疼熱。饑而不欲食。食則吐蚘。下之利不止。

陳脩園云。內經云。厥陰之上。風氣主之。中見少陽。是厥陰以風爲本。以陰寒爲標。而火熱在中也。至厥陰而陰已極。故不從標本。從於中。見厥陰氣之爲病。中見少陽之熱化。則消渴。厥陰肝木在下。厥陰心包在上。風木之氣從下而上。合心包風木相擊。則氣上撞心。心中疼熱。火能消物。故機胃受木尅。故雖饑而不欲食。蚘感風木之氣而生。蚘聞食臭。則上於膈。故食則吐蚘。厥陰之標陰在下。陰在下而反下之。有陰無陽。故利不止。此言厥陰自得之病。乃厥陰病之提綱也。

柯韻伯註同。

金鑑云。厥陰爲陰盡陽生之臟。故其病陰陽錯雜。寒熱混淆也。註畧同。

魏氏云。首標消渴二字。是隨飲隨消隨渴。爲傳經熱邪。傳入厥陰無疑也。

按此硬指爲傳經。試問一起病卽見此證者。其於何經傳入乎。

喻嘉言云。子盛則母虛。故腎水消而生渴。母盛則子實。故氣撞心而疼熱。然足經之邪。與手經有異。雖仰關而攻。究不能入心之郭郭也。至胃則受俯陵之勢。無可逃避。食則吐而利下不止也。

按此言子言母。言手言足。俱是支蔓影映。究不能說出所以然。

張卿子云。厥陰消渴等證。服白虎黃連等湯。皆不能救。蓋厥陰皆寒熱錯雜之邪。非純陽亢熱證可比。僅言寒熱交錯尙淺。

唐容川補曰。渴欲飲水。氣上冲心。心中疼熱。喜饑。此是厥陰包絡。挾心火之熱。發動於上。如赤道熱氣漲而上升之義。其不欲食。食則吐衄。下之利不止。又是厥陰肝氣挾腎水之寒。相應而起也。如北極冷風吹向熱帶之義。

厥陰中風。脈微浮爲欲愈。不浮爲未愈。

陳脩園云。厥陰風木主氣。中風爲同氣相感也。風爲陽病。浮爲陽脈。今脈微浮者。以陽病而得陽脈。故爲欲愈。若不浮爲不得陽脈也。故爲未愈。

述三陽經中風有中風形證。傷寒有傷寒形證。三陰中唯太陰篇有太陰中風。四肢煩疼。太陰傷寒。手足自溫二證。而少陰厥陰。但有中風之脈。而無中風之證。蓋二經受病。邪入已深。風寒形證。更無分別。但陰經之脈當沉細。今反浮者。以風爲陽邪。元氣復而邪將散。故脈見微浮也。浮則欲愈矣。若脈不浮。是邪深入。不能外散。故爲未愈。

柯韻伯云。厥陰受病。則尺寸微緩而不浮。今微浮。是陰出之陽。亦陰病見陽脈也。有厥陰中風欲愈脈。則應有未愈證。夫以風木之藏。值風木主氣時。復中於風。則變端必有甚於他經者。不得一焉。不能無闕文之憾。誠然。

成註喻註方註畧同。

金鑑云。厥陰中風。該傷寒而言也。其餘註同。

厥陰病。渴欲飲水者。少少與之愈。

陳脩園云。厥陰病陰之極也。若渴欲飲水。得中見之化也。得中之病。卽從中治。宜少少與之。則愈。若多與。則入於太陰。而變證矣。

按厥陰提綱。消渴及疼熱與飢等爲上熱。其不欲食及吐衄爲下寒。合之乃成厥陰病。若僅渴欲飲水。則證甚輕。安得爲厥陰之三陰交盡證。觀太陽篇胃中乾。欲得飲水者。少少與飲。令胃氣和則愈。尙有煩渴不得眠之證。則此更輕之又輕矣。厥陰云乎哉。

柯韻伯云。水能生木。能尅火。故厥陰消渴最宜之也。

陳元犀云。此曰欲飲水者。與消渴引飲有重輕也。

張石頑云。陽氣將復。故欲飲。少少與者。陰邪方欲解散。陽氣尙未歸復。若恣飲不消。反致停蓄。

唐容川正之曰。此包絡挾心火而發動。卽熱風也。蓋熱風則當單治其熱。意已見於言外。讀者勿扯肝木及中見之化爲解。免生葛藤。又云。厥陰陰盡陽生。恐其陰有餘。亦恐其陽太過。惟得其和平。合於中見少陽之氣。則無病。故從中見之氣化者。謂得中見少陽之冲氣。則化其偏而爲和也。乃註不言從中之氣化。而言從中治。一个治字。似欲捨肝與包絡。另尋中見以求治法。則支離矣。諸四逆厥者。不可下之。虛家亦然。

陳脩園云。手冷至肘。足冷至膝。爲四逆。手冷至腕。足冷至踝。爲厥。凡諸四逆厥者。多屬陽氣大虛。陰邪直入之證。而熱深者。亦間有之。虛寒厥逆之不可下。固不待言。卽熱深致厥。熱盛於內。內守之真陰。被燦幾亡。不堪再下。以竭之。爲之大申其戒曰。此皆不可下也。推之。凡陰虛陽虛之家。卽不厥逆。其不可下也亦然。

按各註以此爲精。

喻嘉言云。陰陽既不相順接。下則必至脫絕也。厥陰病論中總不欲下者。無非欲邪

還於表。而陰從陽解也。

愚按厥陰之不可下者。以陰在極下處。下則陽陷而有脈不至之險證。且有烏梅丸還其本體矣。兩陰交盡。而欲其邪還本體。毋乃迂甚。況證爲上陽下陰。將震卦倒轉。治法更非出表之謂。

柯韻伯云。熱厥者有可下之理。寒厥爲虛。則宜溫補。按柯註非是。

傷寒。先厥後發熱。而利者。必自止。見厥復利。

陳脩園云。陰陽寒熱。原有互換之理。其傷寒先厥者。得厥陰之標陰也。後發熱者。得少陽中見之熱化也。既得熱化。則向之厥時而利者。必於熱時而止。醫者治之得法。從此厥不再作。利亦不再下矣。否則復得標陰之氣。仍如前之見厥復利。循環不已。而病勢日加矣。

唐容川正之曰。厥熱互相勝負。註家執標陰之寒。中見之熱爲解。則反不能通。蓋火熱水寒。乃人身本有之氣。肝木挾腎水之寒氣肆發。則爲厥而利。包絡挾心火之熱。

氣肆發。則爲發熱利止。一熱一厥。互相進退。則爲厥熱往來。惟水寒火熱。兩者交會。化爲冲和之陽氣。是爲少陽。則風氣和矣。此仲景所謂陰陽相順接也。亦卽內經所謂從中見之化也。且經言從中見之化。並未言從中見之熱。蓋厥陰之熱。出於心包。厥陰之厥。發於肝腎也。惟不熱不厥。化而爲少陽之冲和。則愈。是從其化。非從其熱也。淺註凡解中見。均涉含糊。

柯韻伯云。先厥利而後發熱者。寒邪盛而陽氣微。陽爲陰抑故也。其始也無熱惡寒。而復厥利。疑爲無陽。是爲晚發。

按來蘇集陽明篇有晚發之名。乃叔和序例之文。本論未有也。彼謂胃中寒冷水停。故不欲食也。此條無不欲食字樣。明是發熱。亦謂之晚發耶。至云厥與利應則愈。是陰陽消長之機。此句更不妥。本文明明說見厥復利。則厥鮮有不利者。特患不與熱相應耳。

金鑑云。厥陰也。熱陽也。進退生死之機也。

傷寒。始發熱六日。厥反九日而利。凡厥利者。當不能食。今反能食者。恐爲除中。食以索餅。不若發熱者。知胃氣尙在。必愈。恐暴熱來出而復去也。後三日脈之。其熱續在者。期之。旦日夜半愈。所以熱者。本發熱六日。厥反九日。復發熱三日。并前六日。亦爲九日。與厥相應。故期之。旦日夜半愈。後三日脈之。而脈數。其熱不罷者。此爲熱氣有餘。必發癰膿也。

陳脩園云。陰陽勝復。視乎胃氣。厥陰傷寒。始得時。卽得少陽中見之熱化。故發熱。既至六日。一經已過。復作再經。不得少陽中見之化。其厥反。至於九日之久。厥而卽利。凡厥利爲陰。當不能食。今反能食者。恐爲除中。除中者。除去中氣。求救於食。如燈將滅。而復明之象也。當以索餅試之。索餅爲肝之穀。能勝胃土。試之而不暴然發熱者。知胃氣尙在。故能任所勝之穀氣而相安。此可以必其熱來而厥回利愈矣。夫厥陰之厥。最喜熱來。誠恐暴然之熱。一來不久。卽出而復去也。後三日脈之。其熱續在者。乃中見之熱化。猶存。卽一陽之生氣有主。期之。旦日寅卯夜半子丑而愈。所以然者。

發熱日期與厥相應。無太過不及。故期之。旦日夜半愈。若再後三日脈之。而脈數。其熱不罷者。此爲中。見太過。少陽熱氣有餘。逆於肉裏。必發癰膿也。此寒熱勝復之理。而歸重於胃氣也。

述此節大意。謂發熱則厥利止。熱去則復厥利。故厥陰發熱。非卽愈候。厥利轉爲發熱。乃屬愈期耳。是以厥轉爲熱。夜半可愈。熱久不罷。必發癰膿。可知仲景不是要其有熱。要其發熱而厥利止。厥利止而熱亦隨罷。方爲順候。何註家不達此旨。強爲註釋。以致厥陰篇中無數聖訓。反成無數疑竇耶。

唐容川補之曰。與厥相應。則發熱平。而合爲冲和之少陽。故愈。厥有餘。則純陰無陽。爲不得愈。熱有餘。亦爲亢陽。而非少陽也。故必復癰膿而不得愈。夜半者。旦之初生。旦日者。陽之冲和。乃天少陽司氣之時也。借天少陽之氣化。人身厥陰寒熱。變爲冲和之氣。所謂得中見少陽之化者如此。註家不可妄扯。

金鑑云。不發熱者。不字當是若字。若是不字。卽爲除中。且與下文暴熱來句不接。恐

陰邪除去胃中陽氣。而爲除中。故以索餅試之。食後不發熱。則爲除中。若發熱。知胃氣尙在。則非除中。可必愈也。

喻嘉言云。少陰經中。內藏真陽。最患四逆。厥陰經中。內無真陽。不患其厥。但患不能發熱。與夫熱少厥多耳。

按此尙非的論。總之兩經俱陰證。得陽則生。少陰之死證。俱不得陽氣。非僅患四逆也。要之少陰之上。熱氣治之。中見太陽。又上水下。其或得本氣。或中見。或上焦心火。種種陽氣。較厥陰爲易。若厥陰已是兩陰交盡。又或靠中見之少陽以發熱。故重此發熱。而亦有不盡者。觀發熱三死證。益信得陽則生一語。陰經之證皆然。且不盡陰經然也。

傷寒脈遲。六七日而反與黃芩湯。徹其熱。脈遲爲寒。今與黃芩湯。復除其熱。腹中應冷。當不能食。今反能食。此名除中。必死。

陳脩園云。前言脈數爲熱。便知脈遲爲寒。今六七日其脈遲者。正藉此陰盡出陽之

期得陽之氣而可望其陽復也。醫者不知而反與黃芩湯徹其熱則惟陰無陽矣。蓋厥陰爲陰之盡當以得陽爲生。忌見脈遲遲爲寒。今反與黃芩湯除其內熱則內外皆寒。腹中應冷。當不能食。今反能食。此名除中。中氣已除而外去必死。由此觀之。傷寒以胃氣爲本之旨愈明矣。

金鑑云。六七日之下。當有厥而下利四字。若無則非除中。且與黃芩湯不屬。脈遲厥利。寒厥下利也。宜理中湯溫其寒。誤認爲脈數熱厥。反除其熱。腹冷除中必死。

按本文無下利字樣。止憑脈遲。便斷爲寒。試觀太陽篇脈遲。用新加湯。陽明篇脈遲。有用大承氣。必憑脈與證以論病乃可。若捨證而專憑脈。又爲叔和手筆矣。金鑑之加入厥而下利四字。甚有見地。

柯韻伯云。傷寒則惡寒可知。言徹其熱則發熱可知。但脈遲不能作汗。無陽也。必服桂枝湯。令汗生於穀耳。

按此註不是。傷寒惡寒者。太陽證也。厥陰非其比。此之徹熱。徹其內熱也。然發熱之

傷寒論卷之二十一
熱脈遲無陽。必服桂枝湯。更非是。就令桂枝脈證應汗。亦非脈遲者。

傷寒。先厥後發熱。下利必自止。而反汗出。咽中痛者。其喉爲痺。發熱無汗。而利必自止。若不止。必便膿血。便膿血者。其喉不痺。

陳脩園云。厥陰傷寒。先病標陰之氣。而厥後得中。見之化而發熱。既得熱化。其下利必自止。而反汗出。咽中痛者。陰液泄於外。而火熱炎於上也。內經云。一陰一陽結。謂之喉痺。一陰者厥陰也。一陽者少陽也。病厥陰而熱化太過。其喉爲痺。所以然者。以下利不當有汗。有汗則陽熱反從汗升也。最好是發熱之時。陽守中而無汗。則熱與厥應。而利必自止。若厥止而熱與利不止。是陽熱陷下。必便膿血。夫既下陷而爲便膿血者。則陽熱不復上升。而其喉不痺。上下經氣之相通如此。

喻嘉言云。熱邪有餘。上攻咽喉。濕痰而爲痺也。

柯韻伯云。有汗是陽反上升。故咽中痛而成喉痺。

按此註較妥。陰液已外泄。又非太陰濕土。安得復有濕痰。

喉痺若服涼藥不愈。宜用附子片以白蜜蒸熟含嚥其汁。或以自通四逆加膽尿。或以八味加黃連少許。水浸冷服爲從治。此證不可純用涼藥。恐上熱未除。而中寒卽起。毒氣乘虛入腹。上喘下泄。手足冷。爪甲青。口如魚口者死。

傷寒一二日至四五日而厥者。必發熱。前熱者後必厥。厥深者熱亦深。厥微者熱亦微。厥應下之。而反發汗者。必口傷爛赤。

陳脩園云。厥陰傷寒若一二日未愈。過於三日之少陽。則從陽而交於陰矣。至四五日未愈。過於六日之厥陰。則又從陰而復於陽矣。陰陽不可見。見之於厥熱。一證在陰。而厥者在陽。必發熱。以此知其前與後之由。四五日之前。遇陽而熱者。一二日之後。遇陰必厥。以此知其深與微之病。厥深者熱深。厥微者熱微。此陰陽生復之理也。厥之治法。應下之以和陰陽之氣。而反發汗者。必火熱上炎。口傷爛赤者。以厥陰之脈循頰裏環唇內故也。此遙承上節諸四逆厥者不可下之。恐人泥其說。而熱不通也。前不可下者。指承氣等一方而言也。此云應下者。指熱證輕有四逆散。重有白

傷寒論卷之十一
虎湯。寒證有烏梅丸是也。

沈堯封云。此正邪分爭。一大往來寒熱病也。厥深熱亦深。厥微熱亦微。猶言寒重則發熱亦重。寒輕則發熱亦輕。論其常理也。其有不然者。可以決病之進退矣。故下文卽論厥少熱多。厥多熱少。不知註傷寒者。皆以熱字作伏熱解。遂令厥陰病有熱無寒矣。不思烏梅丸是厥陰主方。如果有熱無寒。何以方中任用薑附桂辛椒大辛熱耶。蓋厥陰爲三陰之盡。病及此者。必陰陽錯雜。况厥陰肝木。於卦爲震。一陽居二陰之下。是其本象。病則陽泛於上。陰伏於下。而下寒上熱之證作矣。其病藏寒。虵上入膈。是下寒之證據也。消渴。心中疼熱。是上熱之證據也。况厥者逆也。下氣逆上。卽是孤陽上泛。其病多升少降。凡吐虵氣上撞心。卽是過升之病。治宜下降。其逆上之陽取內經高者抑之之義。其下之之法。非必硝黃攻剋實熱。方爲下劑。卽烏梅丸一方已具。方中無論黃連烏梅黃柏苦酸鹹純陰爲下降。卽附子直達命門。亦莫非下降藥也。下之而陽伏於下。則陰陽之氣順而厥可愈矣。倘誤認爲外寒所束而反發其

汗。則心中疼熱之陽盡升於上。而口傷爛赤矣。

唐容川正之曰。沈氏辯伏熱之非。然此一節却正是伏熱證。蓋此節當分兩段解。前一段而厥者必發熱。是言先厥後熱。以厥爲主。熱發則厥退也。後一段前熱者後必厥。是言先熱後厥。以熱爲主。厥發則熱伏也。故承之曰。厥深者熱亦深。厥微者熱亦微。爲伏熱之厥。故應下之。將此節作兩段解。則厥熱往來之理。與厥深熱深之義皆明矣。

張錢塘云。一二日厥者。厥在太陽。宜從汗解。四五日厥者。厥在太陰。宜從下解。而反發汗者。則陰液妄泄。陽熱上炎。故口傷爛赤也。

柯韻伯云。手足爲諸陽之本。陰盛而陽不達。故厥冷也。又云。陰經不得有熱發。陰主藏。藏氣實而不能入。則還之於府。必發熱者。寒極而生熱也。先厥後熱。陽乘於陰。陰邪未散。故必復發。此陰中有陽。乃陰陽相搏。而爲厥熱也。

喻嘉言云。諸四逆厥者不可下。此則厥應下者。蓋先四逆而後厥。與先發熱而後厥。

者。其來迥異。故彼不可下。而此可下也。

愚按此節當有闕文。否則難解矣。據張註四五曰厥者。厥在太陰。宜從下解。此下字顯作攻下之下。如太陰之桂枝倍芍加大黃湯。但太陰之加大黃。是因大實痛而設。未聞因厥而設也。况上節明明諸四逆厥者不可下。豈此節而自相矛盾耶。唐註分爲兩段。認此厥爲伏熱。故應下之。亦解爲攻下之下。沈註則以烏梅丸爲下之之方。與陳註寒證有烏梅丸者同一主義。陳註謂熱證輕有四逆散。重則有白虎湯。以活看此下字。似有至理。究竟是強題就文。明明厥不可下。而此云可下。若以烏梅丸四逆散白虎湯強解之。則前之諸四逆厥之不可下。亦何不用此方以下也。細繹此節。止言厥熱。未說到見厥復利。得熱利止則愈。前後所講。厥多熱少。熱多厥少。其於厥陰陰陽消長之機。已透闢無遺矣。則此節爲衍文。否則就本文論厥者必熱。前熱者後必厥。豈不是厥。時卽伏熱機。熱時卽伏厥機。宜乎唐註以厥爲伏熱也。獨何爲而不以熱爲伏厥耶。照原文厥深者熱亦深。厥微者熱亦微。應接以熱深者厥亦深。熱

微者厥亦微。厥熱皆應下之。乃能自完其說。或謂本論多有省文。似也。然總難解於厥之不可下而可下。諸家亦望文生義而已。最奇是喻註謂彼不可下而此可下。夫所謂諸四逆厥者。見四逆有寒有熱。厥亦有熱有寒。不特寒者不可下。卽熱者亦不下。非謂逆厥并見而分先後也。發汗則口傷爛赤。與汗出咽痛。同爲火熱上炎也。

傷寒病。厥五日。熱亦五日。設六日當復厥。不厥者自愈。厥終不過五日。以熱五日。故知自愈。

陳脩園云。陰陽偏則病。而平則愈。厥陰傷寒。其標陰在下。故厥五日。熱化在中。故熱亦五日。蓋以五日足一候之數也。設過五日一候之數。當復厥。不厥者。中見之化。勝不復。見標陰之象也。故自愈。然或至於六日而仍厥。而其厥之罷。終不過五日。而以發熱五日較之。亦見其平。故知其不藥而自愈。

柯韻伯云。陰盛格陽。故先厥。陰極陽生。故後熱。熱與厥應。是謂陰陽和平。故愈。